

# 院藏《龍藏經》與清初滿蒙聯姻——兼述孝莊文皇后的政教態度

林士鉉

在《故宮文物月刊》三三五期刊載的〈孝莊太皇太后與康熙朝《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一文中，作者李保文先生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典藏的滿文「總管內務府檔案」，使我們認識了康熙初年修造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這部院藏國寶的許多細節；相關滿文檔案之全文繙譯，另載於《故宮學術季刊》二十八卷四期；本文基於上述成果，進一步探討相關課題。原始檔案記載了孝莊太皇太后扮演主導角色，除了有孫兒康熙皇帝的支持，還加上蒙古親族的財力、物力資助，強化太皇太后完成寫經的信念，歷時兩年終於完成。康熙皇帝、孝莊太皇太后及其親族與滿洲政權關係密切，視修造佛教聖典為共同目標，因此，《龍藏經》可謂是「太皇太后一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清康熙六年至八年（一六六七～六九），由於出身蒙古科爾沁部的孝莊文皇后的堅持，在皇孫康熙皇帝及多位蒙古親族的支援下，供養了朝廷選入的西藏喇嘛並使之全力配合，始能修造《龍藏經》。這些蒙古親族的真實身分，據「總管內務府檔案」記載，大部分是出嫁至蒙古的公主、格格，他們代表了許多蒙古王公在背後的關注與支持。總之，修造《龍藏經》是太皇太后一家人的共同願望，也可說是滿蒙聯姻背景下的產物。

## 修造《龍藏經》的多民族文化意涵

《龍藏經》是一部藏文《甘珠爾經》，內容包含佛陀口授口傳之經藏、律藏教法，其經文雖是藏文，其實也含有一些漢、滿、蒙等民族文化特質，只是較為隱晦的，需要我們仔細發掘。《龍藏經》完成於滿人主政的宮庭裡，因而得以動用了包括從宮廷到塞外，乃至江南等地的各種資源。與此同時，滿人也開始注意到滿文在修造各種《大藏經》時所必須扮

演的角色，並且走向擁有自己的母語佛經。《龍藏經》的滿文要素可於以下幾個地方發現：

- 一、繫於最外層黃棉袱包上的滿、漢文函號掛牌。
- 二、各函左側邊滿、藏文該函部類、函號。
- 三、內上下護經板板底的尊像名號，滿文題名位於尊像下方左側長方形紅格內。
- 四、滿文序文一篇（圖一），據清宮「總管內務府檔案」所載，它是由漢文譯成；其一稿本收入《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註一）。
- 五、經文的滿文目錄。

《龍藏經》裡面似乎沒有蒙古文，彩繪七百五十六尊諸佛菩薩法像之名號，也僅以藏文、滿文書寫。然而，如果查看這些滿文尊名，可知絕大部分並不是傳統的滿文詞彙，極可能是借自蒙古文的寫法，再改寫成滿文。比對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朱印木刻本蒙古文《甘珠爾經》（註二），其上、下護經板邊框內的彩



圖一 藏文《龍藏經》，滿文御製序，頁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龍藏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祕密部 第一函 內上護經板 左 金剛薩埵

內上護經板 右 時輪金剛

內下護經板 自左而右 雍姆鬼母

羅利母

吉祥怙主

辛嘎拉鬼母

暴惡鬼母



圖三 蒙古文《甘珠爾經》 內蒙古大學圖書館藏  
祕密部 第一函 內上護經板 左 金剛薩埵

內上護經板 右 時輪金剛

內下護經板 自左而右依序 雍姆鬼母

羅利母

吉祥怙主

辛嘎拉鬼母

暴惡鬼母

### 康熙皇帝的蒙古親人

清朝入關前，滿洲政權歷經了一段從部落到國家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與漠南東部蒙古化敵為友的過程。孝莊太皇太后其娘家是與愛新覺羅家族建立政權關係最為密切的蒙古科爾

承。以上略述《龍藏經》的語文特徵，其背後的族群因素即是清朝滿洲、蒙古兩大主體族群的結合，孝莊太皇太后則是維繫兩大族群的重要支柱，她的信念也為孫兒康熙皇帝所繼承。

經」，頗能對應於漢文「大藏經」一詞。「大藏經」一詞，「藏」指「三藏」，梵文tripitaka，tri是「三」，dikaka是「籠」，是指可盛放東西之竹篋，或是古時貝葉經所置之容器，故滿文經名中「bakan」一詞頗能符合梵文原義。滿文序文中還出現把「bakan」與藏文的「甘珠爾」對應的情況，這在清代亦屬罕見。另外，滿文「總管內務府檔案」述及此經時，均拼寫做「ganjur gang」，即甘珠爾經，倒也能反映滿人一般慣常的稱呼。

另外，關於此經的名稱，頗引起人們的關注，滿文書寫的名稱，倒也提供一種參考角度。從滿文御製序文題名可見：「amba (大) bakran (容納、含藏) i (的) boobai (寶貝) sing (經)」，直譯做「大藏之寶貝經」，直譯做「大藏之寶貝經」。

繪滿、蒙文尊像法名，即可知滿、蒙文讀音相近。以祕密部第一函為例，《龍藏經》裡的「時輪金剛」，其法名的滿文拼讀為「cahan hurdun」，「金剛薩埵」為「wacin saduwa」，「雍姆鬼母」為「nomohon ehe」，「羅利母」為「rakca ehe」，「吉祥怙主」為「caktu mahag'ala」，「辛嘎拉鬼母」為「sing'ala ehe」，「暴惡鬼母」為「candalaji ehe」(圖1)，再與蒙古文《甘珠爾經》的滿、蒙文法名相互對照，其寫法基本相同，(圖三)雖可能直接譯自梵語，但由於蒙古人信仰佛教，翻譯佛經的歷史較為悠久，可推測滿文法名是借用蒙古經驗，以滿文字母寫出蒙文讀音，是一種「音寫蒙文」，也可說是間接的、隱性的蒙文。滿文文字本脫胎自蒙文，而在佛教詞彙的使用上，則又是一個向蒙古學習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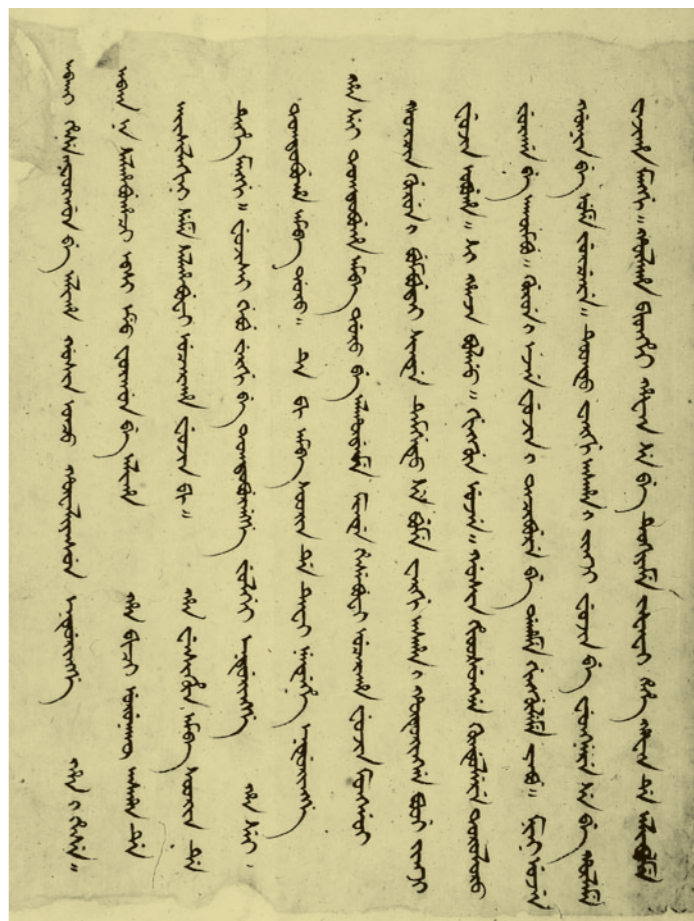


圖五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十八 科爾沁部滿珠習禮列傳 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女兒即皇五女固倫淑慧長公主，因其他兩女早逝，故對二女兒珍愛有加；康熙皇帝受到祖母的影響，對這位姑母亦十分愛戴。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夏，孝莊一度身體不適，念及二女兒，康熙即命乾清門侍衛武格，攜帶本人平日所乘轎輿，馳

驛往迎；孝莊見著女兒，開心之餘病也痊癒。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七月底，淑慧長公主被迎接到京城，陪伴母親此生最後的四個月。我們從康熙皇帝追述姑母生前的最後時光，可見彼此感情深厚，情盡乎詞：「病萬之人，朕見之亦多矣，如此含笑而逝者，從未一親，公主生逢泰運，居蒙古地方，五十餘載，毫不生事，躬享高年，子孫繁盛，含笑長逝，諸福備矣，朕嘆悼之懷，因少解焉。」（註三）不但如此，姑母淑慧長公主亦是佛緣甚深，此點容後再述。

康熙皇帝主要的后妃，包括冊封的三位皇后、兩位貴妃、九位妃嬪和一位貴人，都是由滿洲正黃、鑲黃兩旗女子組成。康熙四年（一六六五），舉行了大婚典禮，女主角是輔政大臣索尼的孫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宮；此舉除平衡了兩黃旗的政治勢力之外，重要的是，改變了皇太極和福臨父子選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爾濟吉特氏的慣例。康熙的后妃結構，與皇太極五宮后妃全為蒙古女子，以及順治皇帝三位皇后中的兩



圖四 《滿文原檔·日字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七月，布木布泰（莊妃）冊文

沁部，當時鄰近滿洲的東部蒙古，以元太祖弟哈薩爾後代科爾沁部，及元太祖後代內喀爾喀五部勢力較強。

清太祖努爾哈齊曾面臨過女真葉赫部聯合其他女真部族，及科爾沁部組成「九部聯軍」的攻擊，努爾哈齊的建州女真部團結內部，克敵致勝，當時是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從此科爾沁部自知不敵努爾哈齊，乃連年遣使進獻；努爾哈齊亦把握優勢，多次爭取科

爾沁的支持，終於在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請婚於該部明安貝勒，獲得同意後，便揭開滿蒙聯姻的序幕。

科爾沁部左翼中旗是滿蒙聯姻的核心。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明安之兄莽古斯，將女兒哲嫁與清太宗皇太極，即孝端文皇后；次年，明安之弟孔果爾也嫁給努爾哈齊；如此則莽古斯三兄弟已各有一女出嫁滿洲皇室。下一代的聯姻活動更為密

切，莽古斯之子齋桑，於天命十年（一六二六），也將女兒布木布泰嫁給清太宗皇太極，即後來的莊妃、孝莊文皇后（圖四）；復於天聰八年（一六三三）十月，又將孝莊文皇后之姐姐海蘭珠許配皇太極，是為宸妃，姑姪三人先後嫁於皇太極。

康熙皇帝的嫡母孝惠章皇后，是順治帝福臨的第二位皇后，科爾沁貝勒綽爾濟的女兒博爾濟吉特氏，還是孝莊太皇太后的姪孫女。康熙的額娘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早逝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孝惠與康熙的母子關係，自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十二月二十五日，祖母太皇太后去世後更為親近。康熙盡力孝養嫡母，不時安排皇太后與蒙古王公、福晉接觸，感受故鄉人情；即使出外征戰，如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五月親征準噶爾部噶爾丹，也多次寫信報告蒙古見聞；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舉行第三次南巡，還奉皇太后同共前往。孝惠皇太后亦是康熙朝鞏固滿蒙關係的重要支柱。

孝莊文皇后育有一子三女，二

位，和三位妃子均來自蒙古的先例十分不同。從鞏固政權、安定政局的角度考量，孝莊、康熙祖孫二人促使滿蒙貴族的聯姻有了新方向。康熙一生只有兩位蒙古妃子。慧妃博爾濟吉特氏，為科爾沁三等台吉阿都錫之女；宣妃博爾濟吉特氏，父親是科爾沁達爾漢親王和塔，即孝莊文皇后親弟滿珠習禮（圖五）之子，她也是順治帝悼妃的姪女，孝莊的姪孫。孝惠、康熙、宣妃三人本是同輩，前者當了婆婆，後兩人成了子、媳。宣妃也是唯一和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帝都有血緣關係的人。

康熙皇帝八位長大成人的女兒，其中六位連同會撫養皇弟恭親王常寧一女，均遠嫁蒙古，人數之多，居清朝入關後歷代公主之冠；皇太極會將他的十四個女兒中的十位遠嫁蒙古，這點康熙顯然是效法祖父。在我們進一步了解《龍藏經》的蒙古捐助者之後，更能明白這一點。

### 《龍藏經》的蒙古捐助者

從「總管內務府檔案」可知，



圖七 《滿洲實錄》卷三 恩格德爾來上尊號（真都倫汗）  
 明萬曆二十三年（乙巳 1605）恩格德爾曾獻馬來謁，為蒙古部首先率眾來朝；此圖繪於次年十二月，復率喀爾喀五部諸貝勒，使謁太祖，並獻駝馬，奉表上尊號，自此蒙古諸部朝貢歲至。

雙，羊二十隻的王子布延圖，是巴達禮第三子。（圖六）

科爾沁巴雅斯呼朗額駙之永安固倫長公主

永安固倫長公主之母為孝端文皇后，夫婿巴雅斯呼朗也是來自科爾沁右翼中旗，即上述土謝圖親王巴達禮之長子。永安長公主的輩分算是孝莊文皇后的表妹，亦進獻進羊一百隻，共襄盛舉。

蘇尼特多羅郡王薩穆扎額駙之和碩格格

此和碩格格是努爾哈齊次子禮親王代善之孫女（薩哈廉次女），捐獻牛十隻，羊百隻。蘇尼特部與清朝建立較密切關係始自騰機思，其姓博爾濟吉特，為元太祖二十世孫。崇德四年（一六三九）十二月，由漠北喀爾喀歸附清朝；次年正月，清太宗皇太極將格格許配於騰機思。後騰機思因與多爾袞不合，率眾北返，清廷遂出兵且將格格迎回；薩穆扎為騰機思之子，後來清廷仍將格格回嫁給薩穆扎，且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令其襲扎薩克郡王。



圖六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一 科爾沁部表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孝莊太皇太后提供財力、物力的蒙古親族來自科爾沁部、蘇尼特及巴林部，包括三位長公主及三位格格，明顯地以女性佔絕對多數，他們和康

熙皇帝的關係正是以孝莊文皇后為核心，其世系、事蹟主要見於《清實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以下就所屬蒙旗依序介紹。

科爾沁巴特瑪之鎮國公女格格

這位嫁給巴特瑪的格格，父親是努爾哈齊孫（巴布泰長子）噶布喇，當時格格捐獻牛三隻、羊二十九隻。巴特瑪是何人？他出自最早嫁與愛新覺羅家族的蒙古族支——科爾沁左翼後旗，博爾濟吉特氏，為明安的第二子，即孝莊文皇后叔公之子，於崇德五年（一六四〇）迎娶格格。

科爾沁和塔親王之母和碩格格

和塔的父親是科爾沁左翼中旗的和碩達爾漢親王滿珠習禮（其祖父莽古斯，父齊桑，其長兄吳克善，亦為右翼土謝圖汗奧巴從子），和塔亦為孝莊文皇后之姪。滿珠習禮先後迎娶岳托（清太祖孫）女、褚英（清太祖長子）女，和塔母親應為後者，她捐助了牛九隻、羊九十六隻。和塔本人於康熙六年正月，娶鎮國公屯齊（圖倫第二子，圖倫為太祖弟舒爾哈齊第四子）之女，和塔也將女兒則嫁給康

熙皇帝，冊為宣妃。

科爾沁固倫端靖長公主

端靖長公主為皇太極之女，生母孝端文皇后，端靖初封固倫公主，後晉封固倫長公主，「固倫」是音譯自滿語 *gurun*，意為國家。她於崇德三年（一六三八），指配科爾沁奇塔特，奇塔特之父索諾木，也是孝莊文皇后、和碩達爾漢親王滿珠習禮之姪。嘗偕科爾沁右翼土謝圖汗奧巴等由遼河隨大軍征明，立有軍功。端靖長公主為孝莊文皇后送進牛十隻、羊百隻。

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王子布延圖

此親王名巴達禮，其父奧巴於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娶入努爾哈齊姪孫女（舒爾哈齊子圖倫之第二女）肫哲公主；天聰六年（一六三二）九月，奧巴卒，公主再嫁其子巴達禮。巴達禮襲土謝圖濟農，又因卓有軍功，於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封扎薩克和碩土謝圖親王，詔世襲罔替。巴達禮為孝莊文皇后捐獻頗多，有銀二百兩，牛十五隻、羊一百五十隻。同時敬獻牛二



圖十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二十八 巴林部總傳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保存於大連圖書館的清代內務府檔案，其中有一件與《龍藏經》有關的滿文題本，除記載了慈寧宮的宗教活動，還提到巴林公主。該檔案收入《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及《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註四）。

據載，舉行《龍藏經》開光儀式前夕，宮中急需購進許多與儀式相關的物件。題本中除了載入細部項目名稱，亦有實際支出銀兩數目，使我們得以從當時宮廷整體支用的角度，了解慈寧宮佛事佔有極大的比重，包括：慈寧宮佛房佛畫繪製，及製作卷經單、佛前用傘、編絨做花等等，不僅動員內府匠人，亦徵用民工。還有奉太皇太后懿旨製作的盛裝小品佛經櫃子一、夾板二，「上漆時需用籠罩漆八兩，此項銀二錢；褪光漆八兩，此項銀四錢」，亦交辦商人同時採

進。題本特別記載了巴林公主的佛堂需用糊紙，亦列入採買清單，包括：連四紙一百八十張，此一紙一八厘計，銀一兩四錢四分；元青紙三十張，此一紙以二分計，銀六錢。巴林公主除了在宮中參與禮佛儀式，同時亦於夫家巴林右旗修建了圓會寺，時至今日當地居民已把這位尊貴的巴林公主神格化，流傳著許多顯靈事蹟；尤其當地人傳述巴林公主曾出資萬兩，在北京修造「金字甘珠爾經」，此經可能是指藏文《龍藏經》

（註五）。  
**孝莊太皇太后的政教態度——從達賴喇嘛奏書談起**  
 孝莊太皇太后篤信佛教的具體事蹟，除了修造《龍藏經》之外，還曾經多次佈施著名的佛教聖地山西五臺山，並且於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九月，由康熙皇帝陪同親自前往禮佛，一償宿願。對於熱衷參與並支持宗教事務有明顯的表現。然而她卻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辭退五世達賴喇嘛的贈禮，她一生信仰虔誠，而五世達賴喇嘛於十七世紀時，在蒙藏、西南等邊疆地區之西藏佛教圈有極大的影響力，為何她會有此特別的舉動呢？必須了解太皇太后當時採取了什麼態度。  
 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八月初一日，五世達賴喇嘛以藏文上奏書並附禮物敬獻於太皇太后，記載此事件的檔案原存清代內閣蒙古堂，亦見於《清宮珍藏歷世達賴喇嘛檔案叢萃》（註六），惟僅入奏書部分。現據《清



圖八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七 名臣列傳第七 清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朝首位蒙古額駙恩格德爾編入滿洲正黃旗，此載其出身及其家族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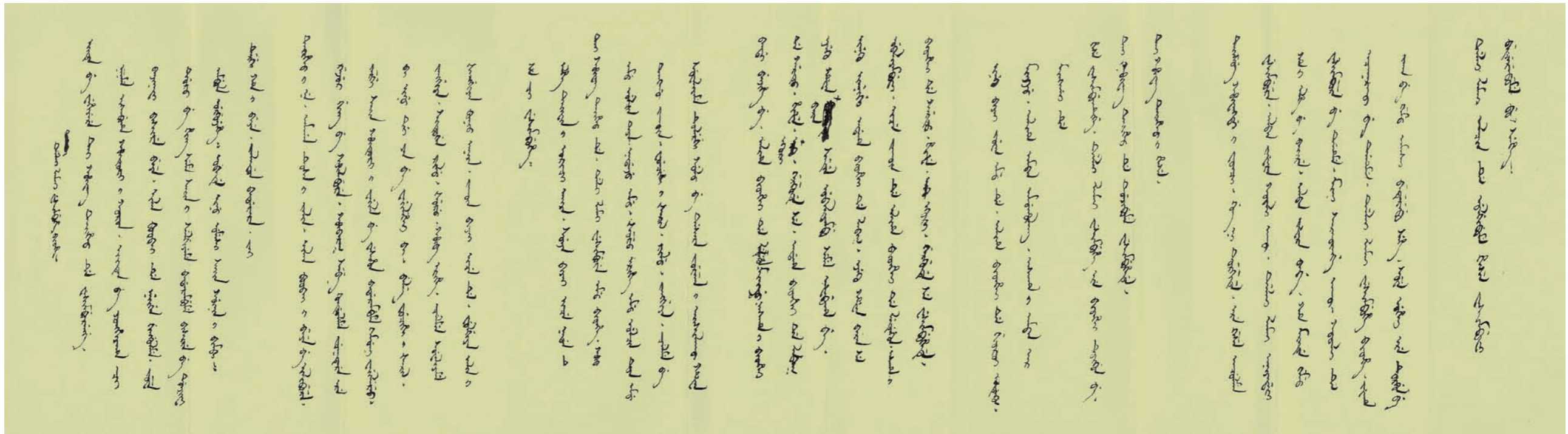
巴林淑慧固倫長公主 其母為孝莊文皇后，巴林公主是八位蒙古捐資者中，和孝莊文皇后關係最近的人，前述已詳。她素來

虔信佛法，此時她大方地捐獻銀一百兩、牛十隻、羊百隻。巴林公主本名阿圖（一六三二—一七〇〇），是清太宗皇太極第五女，天聰六年



圖九 《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初纂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初纂本記載了皇五女本名阿圖，為別本實錄所不見。

（一六三二）二月十二日生，與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四女雅圖及七女同母。她的兩段婚姻對象雖非科爾沁部，對於清朝之肇造卻有特別意義。  
 崇德六年（一六四一）正月，淑慧長公主許配給元太祖後裔喀爾喀巴約特部—恩格德里之子索爾哈，博爾濟吉特氏。恩格德里本人是最早歸附滿洲的蒙古族長（圖七），娶太祖弟舒爾哈齊第四女，也是清朝第一位蒙古額駙，其後還升至滿洲正黃旗（圖八）。崇德八年（一六四三），阿圖十二歲出嫁時（圖九），夫婿索爾哈不幸於順治初年早逝。  
 順治五年（一六四八）二月，阿圖又嫁給元太祖二十一世孫，蒙古巴林部輔國公色布騰，所以人稱「巴林公主」。（圖十）同年，色布騰晉封為輔國公，再晉封為巴林郡王。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巴林公主封為固倫長公主，十六年二月又封為固倫和順長公主，後改為固倫淑慧長公主。  
**巴林淑慧固倫公主與佛教**



圖十一 五世達賴喇嘛奏書 紀事年代含康熙十九至二十年 選自《清內閣蒙古堂檔》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內閣蒙古堂檔》(註七)，全文逐譯如下：(圖十一)

達賴喇嘛奏書

上奏護佑一切太皇太后：

源自先聚之福威、全備一切所有身，正同等禮敬三寶，虔心二道，善加宣揚，聞之喜。於此亦以善念存之。為皇上身壽綿延，及太后現在未來利益之事，請仍廣行鑄造佛像、啖甘珠爾經、供養僧眾此等恭敬三寶善福之事，我亦精進禪定。連同獻禮佛舍利、護結、本尊丸藥、珊瑚、琥珀數珠、氍毹等，一併於庚申年八月初一日自紅山之寺具奏。

康熙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將達賴喇嘛上太皇太后奏書、琥珀數珠一串，為數七十一、珊瑚數珠一串，為數一百零八、佛舍利、丸藥、護結、氍毹等，一併由理藩院員外郎班第齋送；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內閣學士噶爾圖、希福、額庫里、格爾古德等交付侍讀學士拉巴克、主事巴朗等人繙譯。本日侍讀學士拉巴克、主事巴朗等人譯後，初八日，大學士勒德洪、內閣學士噶爾圖、希福、額庫里、格爾古德等具奏：本月十一

期盼，造像、誦經向來是佛教徒對佛法表達敬意的行為，在此提出，可拉進彼此距離。太皇太后修造《龍藏經》一事，透過往返宮庭內外喇嘛的傳播，也可能早已為達賴喇嘛所知。

### 結語

《龍藏經》作為一部堪稱清初所製及本院典藏最為完整而華美的佛經，讚歎之餘，若也理解清初因滿蒙聯姻促使這一家人修造了這套佛經，體會自然不同。如果沒有滿蒙聯姻，可能也就不會出現《龍藏經》。雖然《龍藏經》是藏文佛典，但也是一套集合諸多文化元素及背景的佛典，反映出清宮具有統合多元文化的特質。孝莊文皇后禮崇佛教的行為，具有政治影響力，也極可能影響了宮廷傳統。她崇佛而不溺佛，其回應五世達賴喇嘛的貢禮奏書，我們不但能窺究她的政教態度，亦使我們了解祖孫之間，在處理高度敏感、複雜的滿蒙藏關係，權衡政教二法之時，甚有默契。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日，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尚書阿穆呼朗、侍郎阿□、明蓋奉上諭：將達賴喇嘛所奏此書緣由，奏聞太皇太后。欽此。奉太皇太后懿旨：自太宗皇帝之時，宮內並無似此另奏進貢之例，達賴喇嘛每年恭請聖安進貢情形，皇帝皆奏上，我無不知曉，因於例不合，達賴喇嘛奏書、貢物悉著退回。欽此。爾等同將此所奉懿旨緣由曉示達賴喇嘛使臣，於奉旨後著令退回。欽此。

此件檔案是達賴與太皇太后的間接對話。康熙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奏書送至宮中，譯成滿文，康熙皇帝知悉後即命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等上呈太皇太后。達賴喇嘛進獻了「佛舍利」、「丸藥」等珍貴禮品，應是所有佛教信徒所珍視的，然而太皇太后對政教事務已有定見，她的回覆有二個重點，一是自己的角色問題，認為公開接受有別於皇帝的贈禮，不合成例；二是她與康熙皇帝之間互動緊密，因此對於西藏的動靜，「無不知曉」。總之，她不因信仰而混淆立場。達賴喇嘛也提到願皇上、太皇太后繼續造佛像、念誦「甘珠爾經」的

### 註釋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冊1，頁21-22。
2. 格·拉西楞，《蒙古文「甘珠爾」佛像大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3. 清高宗敕修，《欽定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28，頁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另見《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97，頁4-5，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丁巳。
4.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等編譯，《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130-137；原件影印見：《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冊5，頁151-162。
5. 納欽，〈從傳說到信仰：一個蒙古村落民間敘事傳統的文化運行——以珠措沁村公主傳說為個案〉，《民族文學研究》，2004，頁113-123。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宮珍藏歷世達賴喇嘛檔案薈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19。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清內閣蒙古堂檔》(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頁324-330。